

《诗经》流年话《汝坟》

□ 李晓伟

《诗经》，大概对每个热爱阅读的人来说，都像是一场梦。

我们的祖先在那么远那么远的远古，居然就曾经吟出过这样多美丽的诗句——每次想到这一点，都会让人感到兴奋。

一直以来，我们对《诗经》有种神秘而敬畏之感，印象中除了那些穿越千年依然脍炙人口的名篇，余下的恐怕就是晦涩难懂的语言和早已弥散在岁月里的韵味了。

即使从孔子编订《诗经》算来，也已经离我们有两千五百多年了，其中不乏在当时就已经流行了几个世纪的古老诗篇。但每当我们读到其中的篇章，总能感受到一种激昂的活力，就好像那位《汝坟》里站在汝河岸边思念的女子，依然是我们寤寐思服时，那个青春模样。

子曰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‘思无邪’。”这就是《诗经》的魅力所在吧。

作为中国韵文的源头，《诗经》是诗史的光辉起点，形式多样，风格迥异，内容丰富，涉及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而产生于汝州的一曲《汝坟》，又承载了多少多愁善感，寄托了多少爱的期盼，中华文字的不朽传奇，永不凋零的爱情故事。

这首穿越了千百年的诗歌，如一首难忘的情歌一样，低吟浅唱之中，让人沉醉。

“从前的日色变得很慢，车，马，邮件都很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”。木心先生的这句诗，在落笔多年之后又受到狂热的欢迎，因为与《诗经》暗合。

原来，我们前世的前世的前世，有过这样纯净美好的记忆和爱情。



伐其条枚
道彼汝坟
小露书

有一种美无须修饰，那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歌。比如《汝坟》。

《汝坟》是远古的一个最美的哀伤。所有的美，都是心神外散，而唯有哀伤，是无限的给予和无限的敛藏。它之所以神秘，是因为超越了表达，因为所有的表达都有可能是对这世界的误解，而唯有哀伤不是。它之所以美，是把无解与相知拉长了时间，它是最漫长的等待，当你也笑靥轻漾，便融入漫天花雨，和这个无解与无尽的世界一起绽放。

《国风·周南·汝坟》是《诗经》中《国风·周南》中的一篇。全诗三章，每章四句。诗歌描写了一位妻子久盼远迎尽瘁王事而归的丈夫的情景。全文如下：

遵彼汝坟，伐其条枚；未见君子，惄如调饥。

遵彼汝坟，伐其条肄；既见君子，不我遐弃。

鲂鱼赀尾，王室如毁；虽则如毁，父母孔迩！

短短几句，极具画面感和现场感。现代译文有多种版本，其中收录以下两种具有代表性的两种。

其一：沿着汝河大堤走，采伐山楸那枝条。
还没见到我夫君，忧如忍饥在清早。
沿着汝河大堤走，采伐山楸那余枝。
终于见到我夫君，请莫再将我远弃。
鳊鱼尾巴色赤红，王室事务急如火。
虽然有事急如火，父母穷困谁养活！

其二：汝河岸边高坡上，循着道路来眺望。
可恨树木遮望眼，伐去枝干未见郎。
一早起来没吃饭，望眼欲穿空惆怅。
汝河岸边高坡上，循着道路来眺望。
多次斫去蘂棘条，终于见到君子面。
请勿再将我远弃，愿与郎君朝夕伴。
鲂鱼尾巴红赤赤，王事多艰火炽煎。
王事虽如燃眉火，身边父母亦当养。
直译成白话文，就是：沿着汝水走在堤岸上，去找柴薪砍枝干。自您离家出走没见面，想您就如清早饥饿没吃饭。

沿着汝水走在堤岸上，备好柴薪砍那嫩枝条。您离我多年没想今天能见面，恩爱夫妻没把我遗弃。

鲂鱼劳累尾巴红，王室如火把人焚。虽然如火把人焚，父母儿女在眼前，快快回家大团圆。

这是妻子对远役丈夫怀念的一首情歌。但对这首诗的含义历来说法不一，主要在于对诗中“惄如调饥”“鲂鱼赀尾”两句解释不同造成的。“惄如调饥”的“饥”，闻一多解释说是古时的一种隐语，指性的行为。又如钱锺书《管锥篇》引曹植《洛神赋》：“华容婀娜，令我忘餐。”钱先生认为：“以饮食喻男女，以甘喻匹，犹巴尔扎克谓爱情与饥饿类似也。”其说符合诗的原意。对于“鲂鱼赀尾”，历来都是据《诗集传》作“鱼劳则尾赤”的解释。朱熹《诗集传》说：“鱼劳则尾赤，赀尾本白而今赤，则劳甚矣。”后闻一多一反此说，认为“鲂鱼非实指，系称男方，国风中凡言鱼，皆两性间互称对方的隐语（隐语），无一实指者，如今天的民间歌谣中，还可随处找出例子。”可备一说。

本诗的体裁属风雅颂中的风，是被广泛传唱的民歌，其采用的表现手法为赋比兴中的赋。本诗第一章描写了女主人公早饭都没吃，早早地站在汝河岸边的高坡上，循着丈夫可能归来的路上远眺，望眼欲穿地盼着久别丈夫的归来。路边有树木遮挡了她望夫的视线，她便伐去了这些树木，但是很久过去了，还是不见丈夫的身影。第二章继续描写女主人公站在高坡上望眼欲穿地等待丈夫的归来，伐去的树木又从根部长出了新的枝条，又遮挡了她的视线，于是她再次斫去这些孽障，如此几番，终于在某一天见到了归来的丈夫。盼之切、思之深、念之切，描写得入木三分，令人感动。第三章描写了丈夫回家后，女主人公略带娇嗔的埋怨。说鲂鱼的尾巴都摆动得发红了，也不像你一样远行千里，一去不返；王事虽然紧急，即使是像火一样烧了眉毛，那也应该考虑一下留在父母身边尽孝。女主人公说得很委婉，她不说自己是如此地思念自己的丈夫，不想让丈夫离开自己，而是借男儿要尽孝为由，劝说丈夫留在父母身边。这些话是借口也是现实，不求丈夫建功立业，只求一家人能在一起安安稳稳过日子，这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妇女的共同心愿和传统观念。

《诗经》最善于运用形象表现思想感情，比喻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法。《汝坟》就是一例。如诗中“未见君子，惄如调饥”，这是用早晨饥饿来比喻对君子的渴望，比喻如饥似渴的爱情相思之苦，设想特别精切。又如诗中的“伐其条枚”“伐其条肄”均喻婚姻、情爱。如按闻一多的说法，诗中的“饥”“鲂鱼赀尾”也是暗喻男女双方爱情的。根据专家学者研究国风中言“错薪”“析薪”“伐薪”“鱼”等皆为两性间称对方的隐语，暗喻婚姻爱情的，这大概与古代婚礼民俗有关。

有人喜欢把《汝坟》翻译成现代诗歌，使人们更容易读懂。但不知为什么，个人更愿意阅读原文。徜徉在汝水之滨，聆听着“无名氏”女子面对汝水的吟唱，让人在灵魂深处对汝水产生了深深的思恋和敬畏。

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，这是《诗经》里的大气象。

《汝坟》三章所描写的，是在那样的末世，光是活着，已经是很辛苦的事情，还好两个人拥有彼此，相互支撑。只要有你在左右，无论是苦是累，都能走下去。

相传孔子编辑《诗经》成书，集入西周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作品 305 篇，分为风雅颂三个类别。而其中的《汝坟》则是我们能见到的歌颂汝州风土人情最早的一首诗。该诗写一位妇女在汝河岸边一边砍柴，一边思念远征未归的丈夫。全诗用语简洁，比喻奇特，思念和哀怨化作缕缕青丝，弥漫于字里行间，纯情感人。风土人情是民族文化的基础，《汝坟》在展示民族文化，促进我国的诗歌创作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
西周末年，幽王暴虐无道，王室倾危，社会动乱。周南汝水地区一个被朝廷拉去服役的男子，逃难归来，他的妻子有感于久别重逢的难得，满心喜悦，从而唱出了这首感今追昔、充满深情的歌。

对于这首诗的主旨，《毛诗序》以为是赞美“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，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”；汉刘向《列女传》更附会其说，指此乃“周南大夫”之妻所作，恐其丈夫“懈于王事”，故“言国家多难，惟勉强之，无有谴怒遭父母忧”也。《韩诗章句》则以为，此乃妇人“以父母迫近饥寒之忧”，而劝夫“为此禄仕”之作，显然并无赞美“文王之化”的“匡夫”之义。《诗序》曾把这首诗附会为南国之人，受到文王的教化，能够勉勵在外服役的丈夫，努力为王室效劳。近人大多不取毛、韩之说，而解为妻子挽留久役归来的征夫之作，窃以为似更切近诗意。

实际上其诗含意正相反，从这首诗中正可以看到人民对王室动乱的不满，对家人团聚生活的渴望。

这是一首思夫的诗。“君子”是女子对丈夫的尊称。她在汝水旁砍柴时，思念远役的丈夫。全诗每章从内容和感情上作一转折，通过每章的结句来表现。“惄如调饥”写出思念只情，“不我遐弃”写出想象见到丈夫是欢

《诗经》绘美好。

《诗经》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，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总共有 305 篇诗歌，其内容极其丰富，既有劳动与爱情、压迫与反抗、风俗与婚姻、祭祖与宴会，也有天象、地貌、动物、植物等方方面面。古有孔子称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思无邪。”近有梁启超言“现存先秦古籍，真贋杂糅，几乎无一书无问题，其真金美玉，字字可信者，《诗经》其首也。”汉学家费德林对中国的《诗经》评价极高：“它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独具一格的百科全书。”

生活中总有很多人，没有诗与远方。在好多人的生命中，也是这样。不是走不了，而是做不到。不是不喜欢，而是舍不起，也潇洒不来。但是在盛夏这样慵懒的午后，枕着窗外的一窗雨，小微风，读《诗经》这样一本特别有情调，有情意，有知识，也有深度的书，非常地惬意。特别是读到《汝坟》三章，解说着古老的汝州风情，循怀着孔子，讲述着诗经中美好的诗句，以及写诗人的情怀和生活，丝丝入扣，不忍释卷。

但是，《诗经》比唐诗宋词读起来困难得多，很多唐诗与宋词即使不加注释也能猜测个大概，可是《诗经》如果不加注释，估计大部分人连字都不认识。翻译只是帮助别人理解个大概，到最后你记住的毕竟还是古文而不是译注，或许多年以后，你给别人讲的时候，可能直白到只是个大概。几千年来，文化不断的变迁，没有谁能肯定的告诉我们每个字是什么意思，毕竟《诗经》诞生在一个连历史都没有详细记载的时代，而且历史是

快交集之情，“父母孔迩”写出欲挽留丈夫的委婉之情。

寥寥数语，写尽心中的甜酸苦辣。

此诗之首章，“遵彼汝坟，伐其条枚”——在高高的汝河大堤上，有一位凄苦的妇女，正手执斧子砍伐山楸的树枝。其实已透露了消息，采樵伐薪，本该是男人担负的劳作，现在却由织作在室的妻子承担了。我们不禁要问：她的丈夫究竟到哪里去了？竟就如此忍心让妻子执斧劳瘁？“未见君子，惄如调饥”的跳出，即隐隐回答了此中缘由：原来，她的丈夫久已行役外出，这维持生计的重担，若非妻子没有人能来肩负。“惄”者忧也，“调饥”者朝食未进也。满腹的忧愁用“饥”作比，自然只有饱受饥饿折磨的人们，方有的真切感受。那么，这倚徙“汝坟”的妻子，想必又是忍着饥饿来此伐薪的了，此为文面之意。“调饥”还有一层意思，它在先秦时代往又被用来作男女爱情的隐语。而今丈夫常年行役，他那可怜的妻子，享受不到丝毫的眷顾和关爱。这便是首章展示的女主人公境况：她孤苦无依、忍饥挨饿，大清早便强撑衰弱之身采樵伐薪。当凄凉的秋风吹得她衣衫飘飘，大堤上传送来一声声“未见君子，惄如调饥”的怆然叹息时，令人闻之而酸鼻。

第二章诗情发生了意外的转折。“遵彼汝坟，伐其条肄”两句，不宜视为简单的重复：“肄”指树木砍伐后新长的枝条，它点示了女主人公的劳瘁和等待，秋往春来又捱过了一年。忧愁悲苦在岁月漫漫中延续，期待也许早已化作绝望，此刻却意外发现了“君子”归来的身影。于是“既见君子，不我遐弃”便带着女主人公突发的欢呼涌出诗行。不过它们所包含的情感，似乎又远比“欢呼”丰富和复杂：久役的丈夫终于归来，他毕竟思我、爱我而未将我远弃，这正是悲伤中汹涌升腾的欣慰和喜悦；但归来的丈夫还会不会外出，他是否还会将我抛在家中远去？这疑虑和猜思，难免又会在喜悦之余萌生；然而此次是再不能让丈夫外出的了，他不能再将可怜的妻子再次远弃。这又是喜悦、疑虑中发出的深情叮咛

了。如此种种，实难以一语写尽，却又全为“不我遐弃”四字所涵容——对复杂情感的抒写，正是如此淳朴而又婉曲。

女主人公的疑虑并非多余。第三章开篇两句，即以踌躇难决的丈夫口吻，无情地宣告了他还得弃家远役；正如劳瘁的鳊鱼曳着赤尾而游，在王朝多难、事急如火之秋，她丈夫不可能耽搁、恋家。形象的比喻，将丈夫远役的事势渲染得如此窘迫，可怜的妻子欣喜之余，又很快跌落到绝望之中。当然，绝望中的妻子也未放弃最后的挣扎：“虽则如毁，父母孔迩！”这便是她万般无奈中向丈夫发出的凄凄质问：家庭的夫妇之爱，纵然已被无情的徭役毁灭；但是濒临饥饿绝境的父母呢，他们的死活不能不顾。

全诗在凄凄的质问中戛然收结，征夫对此质问又能作怎样的回答。这质问其实贯穿了亘古以来的整整一部历史：当惨苛的政令和繁重的徭役，危及每一个家庭的生存，将支撑“天下”的民众逼到“如毁”“如汤”的绝境时，历史便往往充满了这样的质问。《汝坟》在几经忧喜和绝望后发出的质问，虽然化作了结句中征夫的不尽沉默。但是我们却分明听到了此后不久历史所发出的巨大回音：那便是西周王朝的轰然崩塌。

妇人哀悯丈夫，也感叹这个时代。一对小小的夫妻，在这末世混乱不堪的洪流中，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助，丝毫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。

这种悲哀无助之感，若是蔓延下去，只怕会陷入深深的绝望。

最后一句诗把这悲哀慢慢收敛起来，妇人宽慰和勉励丈夫：“虽则如毁，父母孔迩”。世道虽然混乱，父母却在我们眼前。一来我们还得努力供养父母，所以不能消沉，二来至亲至爱的父母在身边，你对我都是安慰，总归没有什么苦累是过不去的。

悲伤的时候，父母总是最有力的依靠。何况两个人还拥有彼此，互相慰藉着，就不会陷入极端的痛苦。

给人带来痛苦和忧伤；它既是强烈的享受，又是可怕的磨难。它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是文学艺术不朽的主题。

相较之下，《诗经》中的文字，不仅优美，更有情趣。关关雎鸟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；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；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；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；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；彼采萧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；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……

《诗经》时代，民风淳朴，礼教不严，男女可以自由交往，相互追求。他们或邂逅相遇，一见钟情；或戏谑挑逗，幸福幽会；或大胆倾慕，公开表示；或缔结良缘，美满和谐。爱情显得辉煌而富有诗意，显得热情奔放，充满着快乐明快的情调，仿佛是一支光明而生机盎然的人生旋律。

许多年以后，我终于会背一首《诗经》里面的一首诗，《上邪》：上邪！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，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阵阵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！

越古老，越美好。品读不一样的《汝坟》，用诗意拥抱美好生活。纷纷扰扰的浮世繁华，古老的记忆越来越遥远，但古老的情感不应该被忘记，那份诗意的远方永远都在。

生活需要诗意，因为，那些美好需要被发现和铭记。心中，便会不觉有了诗与远方。

《诗经》不老，《汝坟》永存。